

儒林外史



吳敬梓傳

胡適

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，不是方苞，不是劉大櫟，也不是姚鼐，是全椒縣的吳敬梓。
吳敬梓，字敏軒，一字文木。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，死於乾隆十九年（西歷一七〇一—一七五四）。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，家產很富；但是他瞧不起金錢，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。後來他貧的不堪，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。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，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，他不肯去。從此，『鄉試也不應，科歲也不考，逍遙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。』後來死在揚州，年紀只有五十四歲。

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，文五卷，（據金和和儒林外史跋）；詩說七卷（同）；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（程晉芳和吳敬梓傳作五十卷，金跋作五十五卷，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，齊省堂本六十卷）。據金和跋，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。只有儒林外史流

傳世間，爲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。

他的七卷詩，都失傳了。

王又曾（穀原）丁辛老屋集裏曾引他兩句詩：『如何父師

訓，專儲制舉材。』

這兩句詩的口氣，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。

程晉芳拜書亭

稿也引他兩句：

『遙思二月秦淮柳，蘸露拖煙委麴塵。』

——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

許多很好的文字。

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，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。

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，全在他的見識高超，技術高明。這書的『楔子』一回，

借王冕的口氣，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：『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，把

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。』這是全書的宗旨。

書裏的馬二先生說：

『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，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，那時用言

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」這便是孔子的舉

業……到唐朝用詩賦取士，他們若講孔孟的話，就沒有官做了……到本朝用

文章取士，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，斷不講那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的話。何也？就日日講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，那個給你官做？孔子的道，也就不行了。」

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，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。末卷表文所說：「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，則得之者少，失之者多。」正是這個道理。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，其實不許人「說孔孟的話」，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，只要人念八股文，做試帖詩；其餘的「文行出處」都可以不講究，講究了又「那個給你官做？」不給你官做，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。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，只有一個法子：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，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，知道官的醜態；叫人覺得「人」比「官」格外可貴，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，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。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，就不怕皇帝「不給你官做」的毒手段了。

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。看他寫周進，范進那樣熱中的

可憐，看他寫嚴貢生，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，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，匡超人那樣辣。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，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。再看他寫杜少卿，莊紹光，虞博士諸人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。——這種見識，在二百年前，真是可驚可敬的了！

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；時文做得越好的人，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。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，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，不用我來指出。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：

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，周學臺有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「天地間之至文，真乃一字一珠！」

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，去尋湯知縣打秋風，湯知縣請他吃飯，用的是銀鑲杯箸，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。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，他還不肯用。「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，倘或不用葷酒，却是不曾備辦；後來看見他在

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，方才放心！

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，絕高的道德見解，豈是姚爺，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？

最妙的是寫湯知縣，范進，張靜齋三人的談話：

張靜齋道：「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——」

湯知縣道：「那個劉老先生？」

靜齋道：「諱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，「天下有道」三句中的第五名。」

范進插口道：「想是第三名？」

靜齋道：「是第五名！那墨卷是弟讀過的。後來入了翰林，洪武私行到他家，

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罍小菜，當面打開看，都是些瓜子金，洪武聖上惱了，把

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，又用毒藥擺死了。」

湯知縣見他說的「口若懸

河」，又是本朝確切典故，不由得「不信！」

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「博雅」，寫時文大家的學問，真可令人絕倒。這又豈是方苞、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？

這一篇短傳裏，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。這一部大書，用一個做裁縫的荊元做結束。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，就彈琴寫字，也極歡喜做詩。朋友問他道：「你既要做雅人，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？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？」他道：「我也不是要做雅人，只爲性情相近，故此時常學學。至於我們這個賤行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，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？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，他們另有一番見識，怎肯和我相與？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，吃飽了飯，要彈琴，要寫字，諸事都由得我。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，又不伺候人的顏色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！」

這是真自由，真平等，——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。

本傳附錄

以下四種附錄都是從程晉芳的集子裏鈔出來的。程晉芳字魚門，是程廷祚

(綿莊)的族姪孫。程綿莊即是儒林外史的莊紹光，程魚門大概即是他的

姪子莊濯江(名潔)。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證，不幸我病了，不能做

文章，只能把這篇舊傳來充數。手邊恰巧有程魚門的集子，就叫我的姪兒們

鈔出這幾篇做附錄，要使人知道儒林外史的考證材料並不十分難尋。程魚

門還有弔馮粹中(即馬純上)的詩，又有弔朱草衣(即牛布衣)的詩，也都

可用作材料，但與本傳無關，故不鈔了。胡適。

(一) 吳敬梓傳

程晉芳

先生姓吳氏，諱敬梓，字敏軒，一字文木，全椒人。世望族，科第仕宦多顯者。

先生生而穎異，讀書才過目，輒能背誦。稍長，補學官弟子員。襲父祖業，有二萬餘金；

素不習治生，性復豪上，遇貧即施，偕文士輩往還，傾酒歌呼，窮日夜，不數年而產盡矣。

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，招之試，才之，以博學鴻詞薦，竟不赴廷試，亦自此不應鄉舉，而家益以貧。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，環堵蕭然，擁故書數十冊，日夕自娛。窮極，則以書易米。或冬日苦寒，無酒食，邀同好汪京門樊聖門輩五六人，乘月出城南門，繞城堞行數十里，歌吟嘯呼，相與應和，逮明入水西門，各大笑散去，夜夜如是，謂之「暖足」。

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，時周之。方秋霖潦三四日，族祖告諸子曰：「比日城中米奇貴，不知敏軒作何狀。」可持米三斗，錢二千，往視之。」至，則不食二日矣。然先生得錢，則飲酒歌嘏，未嘗爲來日計。

其學尤精，文選詩賦，援筆立成，夙構者莫之爲勝。辛酉壬戌間，延至余家，與研詩賦，相贈答，愜意無間。而性不耐久客，不數月，別去。

生平見才士，汲引如不及。獨嫉時文士如讎，其尤工者，則尤嫉之。余恆以爲過，然莫之能禁。緣此，所遇益窮。

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。綿莊好治經，先生晚年亦好治經，曰：『此人生立命處也。』

歲甲戌，與余遇於揚州，知余益貧，執余手以泣曰：『子亦到我地位，此境不易處也，奈何！』

余返淮，將解纜，先生登船言別，指新月謂余曰：『與子別後，會不可期。即景悵悵，欲構

句相贈，而澀於思，當俟異日耳。』時十月七日也。又七日而先生歿矣。先數日，哀囊中

餘錢，召友朋酣飲。醉，輒誦樊川『人生祇合揚州死』之句，而竟如所言，異哉。

先是，先生子煊已官內閣中書舍人，其同年王又曾殺原適客揚，告轉運使盧公，殮而歸

其殯於江寧。蓋享年五十有四。

所著有文木山房集，詩說若干卷；又倣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，窮極文士情態，人

爭傳寫之。

子三人，長即煊也，今官寧武府同知。

論曰：余生平交友，莫貧於敏軒。抵淮訪余，檢其囊，筆硯都無，余曰：『此吾輩所倚以生，

可暫離耶？』敏軒笑曰：『吾胸中自有筆墨，不煩是也。』其流風餘韻，足以掩映一時。

望其躬，傳其學，天之於敏軒，倘意別有在，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。

(二) 懷人詩十八首之一

程晉芳春帆集

寒花無冶姿，貧士無歡顏。嗟嗟吳敏軒，短褐不得完。家世盛華纓，落魄中南遷。偶遊淮海間，設帳依空園。颼颼牕紙響，槭槭庭樹喧。山鬼忽調笑，野狐來說禪。心驚不得寐，歸去澄江邊。白門三日雨，竈冷囊無錢。逝將乞食去，亦且賃春焉。外史紀儒林，刻畫何工妍！吾爲斯人悲，竟以稗說傳！

(三) 寄懷嚴東有三首之一

程晉芳白門春雨集

敏軒生近世，而抱六代情。風雅慕建安，齋栗懷昭明。囊無一錢守，腹作乾雷鳴。時時坐書牖，發詠驚鸛庚。阿郎雅得官，職此貧更增。近聞典衣盡，竈突無烟青。頻臘雨中屐，晨夕追良朋。孤棹駛烟水，雜花拗芬馨。惟君與獨厚，過從欣頻仍。酌酒破愁海，覓句鏤寒冰。西窗應念我，餘話秋燈青。

(四) 哭吳敏軒

程晉芳拜書亭稿

三年別意語纏綿，記得維舟水驛前。轉眼詎知成永訣，拊膺直欲問蒼天。
生耽白下殘烟景，死戀揚州好墓田。⁽¹⁾塗殯匆匆誰料理？可憐猶贍典衣錢！
沈醉罇邊落拓身，從教吟鬢染霜新。惜君才思愁君老，感我行藏慮我貧。
曾擬篇章爲社侶，空將雞黍問陳人。板橋倦柳絲絲在，誰倚春風咏麴塵？⁽²⁾
促膝閑窗雨洒燈，重尋歡讌感偏增。艷歌蛺蝶情何遠？散錄雲仙事可徵。⁽³⁾
身後茅堂餘破漏，當年丹篆想飛騰。過江寒浪連天白，忍看靈車指秣陵。

(1) 時客死邗上。前一夕，屢誦禪智山光之句。

(2) 君詩有云：『遙思二月秦淮柳，蘸露拖烟委麴塵。』爲時所稱。

(3) 君好爲禪說，故及之。

吳敬梓年譜

(一) 家世

全椒吳氏，遠祖以永樂時『從龍』的功勞，『賜千戶之實封，邑六合而剖符』。迨轉弟而讓襲，歷數葉而遷居。『（文木山房集移家賦）按先生自注，轉弟是遷到全椒的始祖。他家起先業農，後來行醫，移家賦說：

爰負耒而橫經，治青囊而業醫……翻玉版之真切，研金匱之奧奇。（參看儒林

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，『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，廣積陰德。』）

吳敬梓的高祖吳沛，沛父吳謙，謙父吳鳳。（陳廷敬吳國對墓誌，見耆獻類徵卷百十五。）吳沛字海若，是個廩生，陳廷敬說他『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。』他的事蹟見全椒

志卷十，頁四四。移家賦寫他的高祖很詳細；有云：

自束髮而能文，及勝衣而稽古；紹絕學於關閩，問心源於鄒魯……貧居有等身之書，干時無通名之謁。

吳沛著有詩經心解六卷，西墅草堂集十二卷。（志，卷十五。）

吳沛生子五人，『四成進士，一爲農，終布衣。』這五人的名字是：國鼎，國器，國縉，國對，國龍。（次第見吳國對墓誌。）

吳國鼎，字玉鉉，崇禎癸未進士，（明進士題名錄注六合籍。）授中書舍人。有邁園集及詩經講義。（志十，參志十五。）

吳國龍，字玉驕，也是崇禎癸未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清順治時，他降了清朝；康熙初，授工科給事中，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，後來轉到禮科掌印給事中。他雖是貳臣傳中人物，但做諫官時頗有聲名，有吳給諫奏稿八卷，心遠堂集三十四卷。（志十，頁十六；參志十五。）

吳國縉，字玉林，順治壬辰進士，改教職，做江寧府教授。志上稱他『性開敏，於書無所

不讀。』有詩韻正五卷，世書堂集四十卷（志十，又十五）。

吳國器，字玉質，以布衣終老，道德甚高，王士禛有『用韋左司寄全椒道士韻，追贈國器，甚稱美之』（志十一）。移家賦自注云，『布衣公無疾而終，人傳仙去』。

這四人是吳敬梓的伯叔曾祖。他本身的曾祖吳國對，字玉隨，號默巖，和國龍是雙生的。國對排行第四，但他登第却在最後，直到順治甲午中舉人，戊戌中第一甲第三人（俗稱探花）。移家賦說：

似子固兄弟四人，吾先人獨傷晚遇。常發憤而揣摩，遂遵道而得路。三殿臚傳，九重溫語；宮燭宵分，花磚月午。張珊瑚於海隅，懸藻鑑於畿輔。詔分玉局之書，渴飲金莖之露。羨白首之詞臣，久赤墀之記注。

海隅的珊瑚指他典試福建，畿輔的藻鑑指他提督順天學政。末兩聯指他由編修做到侍讀。賦中說他『發憤揣摩，遵道得路』也是寫實的。他是一個八股大家，方嶠做文木山房集序曾說：

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，其所爲制義，衣被海內；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，李文貞公其一也。

但方嶠又說他的『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』，全椒志（十，頁四五）也說他『才學優贍，工詩賦，善書，言論丰采爲一時館閣所推重』。（全椒新修的志，末尾附有他的序。）陳廷敬作他的墓誌說：

君於古文研論最深，而工於騷賦之作，故獨喜多爲詩；其愁憂懣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，恆發之於詩，名曰詩乘。

他的遺集後來編爲賜書樓集二十四卷。（全椒志十五。）

據陳廷敬的吳國對墓誌，國對生三子，長子名旦，次名勛，次名昇。吳旦卽是吳敬梓的祖父，字卿雲，增監生，考授州同知，是一個孝子，事蹟見全椒志孝友傳。陳廷敬說：『旦賢而有文』。但他死的很早，故移家賦不提到他的歷史。全椒志藝文志說他有月潭集。

吳旦的親弟吳勛也在孝友傳，幼弟吳昇是一個舉人。吳國龍的兒子吳昂，中康熙三

十年榜眼，很有文名，著有卓望山房集及玉堂應奉集，曾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選掌局官。他的哥哥吳晟也是康熙年間的進士，也有文學的名譽。

所以吳敬梓自己寫他會祖以後的家世道：

五十年中，家門鼎盛。陸氏則機雲同居，蘇家則軾轍並進。子弟則人有鳳毛，門巷則家誇馬糞。綠野堂開，青雲路近……卮茜有千畝之榮，木奴有千頭之慶……故物唯存於簪笏，舊業不繫於貂璫……圖史與肘案相錯，綺襦與軒冕俱忘……鼎文有證謬之辨，金根無誤改之傷。羨延陵之蜀子，擅海內之文。

章……（移家賦）

這一段可以比較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鐵筆說的「尊府是一門三鼎甲，四代六尚書」一大段。三鼎甲其實只有兩個：一個榜眼，一個探花。杜少卿的會祖，外史說是狀元，其實是探花吳國對。國對有賜書樓集，外史第三十一回寫杜少卿的家中，「左邊一個樓，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」可以互證。